



有吉佐和子小説選



有吉佐和子小说选

文洁若 叶渭渠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地 唄・墨

人形浄瑠璃・黒 衣

根据×有吉佐和子选集(第1、9卷)

新潮社 1973 年版译出

有吉

出版社出版

新编书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12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 插页 2

197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7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528

定价 0.45 元

出版说明

有吉佐和子是日本当代女作家，1931年生于和歌山市，1952年毕业于东京女子大学。她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纪之川》(1959)、《并非由于肤色》(1964)、《暖流》(1971)、《恍惚的人》(1972)、《综合污染》(1975)等。她的短篇小说《祈祷》中译文曾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1961年7月号上。1961年以来，她曾多次访问我国，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积极的贡献。

这个集子里所收的《木偶净琉璃》和《黑衣》的中译本，曾于196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次是重新翻译的，《地歌》和《墨》则是新译。这四篇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日本老艺人的生活，其中《墨》还歌颂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77年3月

目 次

地 歌	1
木偶净琉璃.....	45
黑 衣	134
墨	175

地 歌*

在新桥剧场举行的“国乐及舞蹈名流大会”是结束艺术节时的一桩盛事。除了 D 报馆以外,还有各慈善团体的赞助。各流派的师家①一齐出马,后起之秀也和老前辈一并登台演出。大会举办得很合时机,看来颇为叫座儿。

菊泽邦枝是演出者之一。她守在后台入口等着人,已经伫立好半晌了。她是细高挑儿身材,穿着彩花外衣②,淡绿地上泛着黑色,染出了色彩鲜艳的梅、菊、兰、竹四种花样,穿在她身上挺合适,显得花枝招展。因此,在黎明半暗中沿着鞋架子③走来的人们,抬头望到她都

* 即上方歌。上方是江户时代(即德川时代,1600—1867)对京都及附近一带的称呼。地歌是最初在京都一带兴起来的由三弦伴奏的歌曲。

① 日本自十二世纪以来,各种技艺,如音乐、舞蹈、茶道、花道,乃至能乐(日本十五世纪以来的一种戴面具、由鼓笛伴奏的古典歌舞剧)、歌舞伎(日本江户时代以来的一种古典歌舞科白剧)等,都有创立流派、继承传统的师家制度。

② 一种女子盛装用的、全身都有花纹的和服外衣。

③ 日本式剧场,演员进后台前,先把穿来的鞋、木屐或草履脱下来,放在鞋架上,换上后台专用的草履。

一怔；跟她熟稔的，就招呼一声“你好！恭喜，恭喜！”再走过去。

原来预定三点开演的节目，延迟了二十分钟，终于开演了。第二个节目就是梶川派的少师家表演新排的《千鸟》^①舞，由邦枝伴奏。时间快到了，她心里着急，焦灼地盼着父亲早点到来。

菊泽寿久翁是艺术院会员，最近又获得了“国宝”^②的荣誉，他是大师中的泰斗。今天他的节目当然是拿来压轴子的，因而他不可能日头还老高就进后台。邦枝明明知道这一点，可还是情不自禁地企候着。门外的寒风不时地袭来。走进后台的人们，尽管穿着外套，还拱着背。邦枝只穿了夹和服，扎着腰带，她可真地饱尝了隆冬的滋味。

对邦枝来说，今天的大会算是她在日本最后一次登台演出了，如果可能的话，她满心渴望让父亲听听她今天弹的箏音。

她已经将近三年没见着父亲的面了。

邦枝跟在美国生长的美籍日本人垣内乔治结婚的时候，菊泽寿久勃然大怒，脸都气白了——其实他并没有什

① 吉泽检校（1800—1872）在江户时代末期作的箏曲。检校是日本古代授与盲者的最高官级名，现用来称呼弹奏日本古箏的权威。

② 原文作“无形文化财”，指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戏剧、音乐、工艺美术等，此处则指在这方面有贡献的人。

么理由，只不过这位双目失明的老父亲根本不能容忍独生女儿嫁人就是了。

作为大检校的女儿，邦枝是在一种不同寻常的环境中长大的。她接受了一个丝毫没有东方旧礼教残余的男人的爱情，才第一次懂得了生活——至少她自己是这么想的。正因为乔治是个美籍日本人，正因为他除了眼睛和肤色以外，完完全全是美国人，他才敢于不顾怯弱的日本青年所惧怕的邦枝那异乎寻常的背景而娶了她。因此，当父亲咒骂“邦枝难道要跟洋鬼子结婚吗？”的时候，她心里还得意地想：“我就是看中了这个洋鬼子嘛。”

寿久冥顽不灵，邦枝在思想感情上又接受不了“断绝父女关系”这样旧式的宣告，所以她打定主意不去徒然死乞白赖地找父亲哀求。父女俩分手得很不自然，她想避免进一步人为地去解决这个关系。

但是突然——其实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邦枝却认为是突如其来——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工作的乔治，由于人事调动的关系将要回国去了。这时候，邦枝一心只惦念着父亲，茫然不知所措。象她这样一个与古老传统息息相关、靠保存音曲^①为生的人，根本无从设想怎么能离开祖国的土地。由于妻子莫名其妙地拒绝跟他一道回国，弄得乔治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① 用日本的传统乐器奏的音乐。

过了一个时期，邦枝重新冷静下来。她清醒地认识到，要作一个好妻子，就必须跟着丈夫走。

邦枝对前景毫无把握，反正就把自己日积月累的这点特殊的本领进一步精益求精，再带到美国去吧。至于能不能闯出一条路来，那是以后的事了。等她好容易拿定了主意，动身的日期已经临近了。

那封在信皮上写着“父亲大人亲启”的信，已经由父亲的女弟子新关给退回来了。她还听说，凡是有她演出的会，寿久都断然拒绝参加。直到最近，人们才观察到邦枝行将赴美，而寿久的性格又那么固执乖僻；于是，经一些熟人的布置，就没教寿久知道邦枝要在今天的大会上演出。邦枝体会他们的用意是想悄悄地让父女俩同一天演出，作为邦枝的临别纪念。对周围的人们的这番好意，邦枝是满腔感激的。

“那末，请多帮忙吧，”扮演旦角儿的梶川猿寿郎撩起戏装的下摆走到邦枝身边，向她鞠了个躬——这是表演舞蹈的人在演出前对伴奏者应尽的礼数。

邦枝心里有点慌，就赶忙弯腰回礼，恰好把那人的一双趿拉着后台专用草履的光脚看个一清二楚。脚面上涂满了脂粉，巴在脚趾甲上的部分已经发灰了，显得怪脏的。“在舞台上以姿容艳丽闻名的梶川，怎么会这个样子？”邦枝刚这么一想，紧张的心情就松弛下来了。

邦枝等了半天，始终没有看见菊泽寿久到来，但她也

顾不得这些了，于是登上舞台，在毛毯上就坐。台上光有一张箏，由菊泽邦枝独奏。

舞台上只摆着一对银屏风。舞蹈者摆好了姿势。他穿的是一身蓝紫色地上浮着淡黄色云形花纹的标致衣裳。邦枝检查了一下假指甲，顺一顺气儿。三年前，她每次都是跟寿久并排坐在舞台上的——此刻，她把这样的感伤心情也排遣开了。

地歌舞原来都是由妇女演出的，梶川猿寿郎要把男子扮的旦角儿舞蹈也扩展到这方面来，最近不断地尝试过。跟他同辈的年轻的日本舞蹈家中，不时有人嘲笑他落在时代后面了。他是受过正统派的老前辈熏陶的。他的心情，邦枝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也就是说，邦枝无意按照目下流行的新颖感觉来弹奏《千鸟》。过得忙忙碌碌的现代人，以自作聪明的态度来对待古人那开阔的胸襟，就未免失之于浅薄。邦枝一心要用笃实的态度来弹奏古曲。

跳舞的人叫作“舞蹈者”，而邦枝是处于弹琴的“演奏者”的地位，她却有着从寿久那里继承来的矜持。她并不是轻视觉而重听觉，但她认为，演奏时应当把跳舞的梶川猿寿郎忘掉。归根结蒂，这才是对舞蹈者最好的配合。

演出结束后，观众报以有节制的掌声。幕落的时候，邦枝左手握住戴着假指甲的右手指头，向自己最后这场

演奏的听众鞠躬致谢，一时百感交集。她忽然想到：父亲听了没有呢？梶川猿寿郎毕恭毕敬地把手按在地上向她致谢，她只匆匆忙忙地还了个礼，就到后台尽里边父亲的休息室里去了。

父亲果然还没有来。在那间寒冷、空荡的屋子里，邦枝喃喃地说了声：“终于没能让他听到。”

《千鸟》是箏曲中最通俗的曲调之一，邦枝奏起来当然是得心应手；但因为这是她在日本演奏的最后一支曲子，又是跟父亲在同一天演出，她很感兴趣。自从节目定下来以后，她一直拚命地反复排练到今天。弹奏的是《古今》^①调子，附上后歌^②，也不知道练了多少遍。演出结束后，对自己的演技倒还没什么不满，只是菊泽寿久没有在场的事，使她感到无限惆怅。

对于父亲的演奏，邦枝要末是从广播里收听，要末就象这样到会场上来听他演出，她一次也不漏地抓紧学习；但她想，无论是她的歌、箏还是三弦，寿久恐怕始终也没听过。下月她就动身去美国了，父亲多半也不知道吧。那倒也好，倘若不通知他也行的话，就索性悄悄地走掉算了。作父亲的太严厉了，作女儿的也就只好冷冷淡淡地离开他。但是，父亲的真实心情究竟如何呢？倘若父亲

① 《千鸟》曲配有《古今和歌集》和《金叶和歌集》（均为日本古诗集）的和歌。

② 地歌最后的一部分。

的顽固是由于盲人的癖性，那末单凭自己的矜持就同父亲疏远，是不是错处就在于女儿这方面了呢？

在那寒冷、宽敞的屋子里，邦枝一个人坐在潮湿而似乎有灰尘的铺席上，她不停地自言自语着。

她那摊在膝盖上的手指上，除了订婚戒指以外，还戴着嵌有绿宝石的白金戒指。今天她的服装以绿为主，为了配色，她才戴上这枚戒指的。她那指头在十三根弦上掠过去的时候，看起来倒好象暴着青筋似的，强劲有力；到后台来一看，却又白又嫩，越发衬出了绿宝石的鲜艳晶莹。

尽管邦枝有个双目失明的父亲——也许反倒是由于这个缘故——她对颜色比一般人来得敏感。今天临出门前，她犹豫了半天，拿不定主意究竟是戴翡翠呢，还是戴这个。由于新做的和服染成了美国人所喜爱的鲜艳的颜色，她最后才决定还是绿宝石更相称。她父亲轻易不夸奖她。六年前，她在家里练箏的时候，父亲夸奖了她，她就借机会央求父亲给她买了这块绿宝石。

“这玩意儿贵吧？”父亲问道。

“可是比钻石还便宜呢。”邦枝说。

“既然买嘛，就买钻石好了，这是闺女的家当呀，我给置。”

“可我喜欢这块宝石的颜色。”

“是什么颜色？”

“格林^①。”

“什么？”

“绿的。你听，就是这个声音。”

邦枝弹了一下“巾”（第十三弦），用左手轻轻按住。寿久竖起耳朵来听，说道：“绿的吗？嗯，是了，对你很相称吧。”

对当时这段交谈，邦枝缅怀不已。

寿久早在襁褓期间就失明了，一切颜色都是由女儿用声音表达给他。女儿总是通过三弦和箏，把各种颜色奏给他听。这是对声音有着非凡的辨别能力的父女所想出来的一种“语言”。

双目失明的大检校，心里对有视觉的人不服气，他是靠了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但他和爱女却能和睦相处。淡红色、浅蓝色、白色和紫色，父女俩都是通过声音来鉴赏。

“爹，我今天穿的是以绿色为主的花和服。人家都说，我穿起来非常合适呢。戴的戒指就是那颗绿宝石，”邦枝在冥想中同过去跟自己在一道生活时的父亲尽情地攀谈。

不久，调箏师把箏送到屋里来了，紧接着，邦枝所熟悉的三弦匣子也送了来。邦枝吃了一惊，心想，“时间怎

① 英语“green”（绿色）的译音。

么过得这么快，”看看手表上的指针，觉得有点饿了，就踱出房间。左手有一条近道，直通观众席。她走到拐弯的地方，回头望了望后台门口，只见身材瘦削的菊泽寿久翁由体态丰满的新关搀扶着，正往这边走来。

邦枝刚才还孤零零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在冥想中跟父亲撒了半天娇，如今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无心马上跟父亲打招呼。她躲在阴暗的舞台后身，目送着寿久和新关从她跟前踱过去，聊以自慰。她想等寿久演奏结束之后，再去看他。

但是，从观众席旁边穿过去，在剧场食堂的窗前一站，她觉得还是不想吃东西，就马上又折回到后台去了。按照顺序，她得先跟新关打招呼。

新关看到邦枝站在门口，啊的一声张开了嘴。邦枝赶忙对她使了个眼色，她就不吭气了，只非常殷勤地鞠了个躬。邦枝也只好客客气气地还了个礼，用手势招呼她出来一趟。菊泽寿久端坐在一个大棉垫上，笑容可掬地悄声和那些趋前问候他的人们应酬着。从外表上看，盲者一向是显得很谦逊。

新关马上走出来，叽哩呱啦地说开了：“哎呀呀，邦枝姐，好久不见啦。听说你今天给梶川伴奏来着，大喜呀。我真想看看呢！”

邦枝一声不响地把她引到剧场二楼的食堂里，竭力和蔼可亲地对待这个从生理上来说也使她无论如何感到

别扭的女人。邦枝预料到今天的情景，她早已给新关准备好了一匹衣料，存放在衣帽间，作为平时照顾父亲的酬礼。她把衣料取出来，走进食堂。给这种人送礼，必须在临谈话之前先交到对方手里。

“哎呀，真是，哎呀呀，”新关夸张地做出一副惶恐的姿态。底下的话就好商量的了。

“我爹只有我这么一个闺女，可是如今闹得全靠你来照应了，我实在过意不去呀。”

“哪里，没什么。我这个作弟子的，照看师傅也是份内应做的事。请你放心好啦。你去美国以后，我也仍旧好好照看他。”

邦枝听她这么一说，一时哑口无言，凝望着新关那张傻气的脸。

菊泽寿久早就年过六旬了。他年轻的时候就荣获“名家”的头衔，如今作为艺术院会员，年虽老迈，艺技却不减当年；进项上也决不至于拮据到使新关之流说三道四。邦枝正因为了解这一点，就开始担心自己离家之后，父亲的收入和家里的事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安排的。寿久身上几乎完全没有了不必要的开销。从他的收入里扣掉每月的生活费，应该还能剩下相当大的一笔钱。有人认为新关图的是钱，说她的坏话；从某些地方看，又使人觉得这些未必都是飞短流长。

可是，事到如今也就无可奈何了。寿久年纪越大，心

胸就越狭隘；尤其自从认为女儿背叛了自己以来，弟子们简直拿他没办法。这些，邦枝也略有所闻，所以她不能一味挑剔新关的缺点；何况目前除了这个女人以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照看父亲了，因此邦枝必须托付她——而且也只能托付她。

“拜托你啦，新关姐。我妈还活着的时候，爹身边的事也是由我照看的。现在离开了他，我就仿佛怠慢了他似的，心里感到负疚。”

“不要紧的，他好象也没觉得怎么不便当。”

新关这话难道是为了安慰我的吗？——邦枝怀疑着，就又说：“还有，新关姐，你也知道吧，下月初我们就从羽田动身啦。”

“哎呀，这么快就走了吗？哎呀呀。那末，什么时候再回来呢？”

“我也说不准。要是安排得好一些，我想我一个人还是可以经常回国来住一住的，但是，还说不准。”

“哦，唔！”

看来，新关完全不能理解邦枝这种即将诀别时的心情。邦枝理会的到，不论对谁，对什么事情，新关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不应该对她有所苛求，也就想开了。邦枝只好自己开门见山地说到正题上：“关于我去美国的事，爹说了什么没有？”

“哎呀，师傅还不知道呢。连我都是收到这次大会的

节目单的时候，才刚刚从 D 报馆的先生和 M 先生那里听说的。”

今天的大会是另一码事，新关为什么不把我要离开日本的事告诉爹呢？——邦枝软弱无力地把肩膀靠在椅背上，不由得叹了口气。她本来只是隐隐约约有所觉察，如今却听到了这个冷酷的宣告。

“我倒是很想告诉他。可是师傅只要略微一听到你的名字，脾气可就坏透啦；马上就上楼，到那间黑屋子里去。简直叫人为难死了！我没有对他说，请你也体谅我一下。”新关郑重其事地结束了她的话。

邦枝也无可奈何了，就又从头说起：“新关姐，我想多半不至于这样，可我一旦去了美国，就得做万一回不来的思想准备。所以……”邦枝说到这里，看到新关收拢了宽大的下巴，正一本正经地听着，就鼓起勇气说：“我决心想跟爹见见面，所以就来了。我想跟他说话，你看行不行？”

本来用不着跟新关这种人商量什么“行不行”，可是话却这么脱口而出了。

新关的脸胖得几乎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她装腔作势地说：“师傅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说一辈子不见面，就真是一辈子不要见面了。尤其是你的事，不管怎么留心，一来客人就扯到了。每一次他都要大闹一场。事情已经过了三年，可还是老样子。亲爹亲闺女怎么能这样呢？”